

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七

段玉裁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 穩文曰馬本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敍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正義曰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玉裁按僞孔自王出在應門已下爲康王之誥今不從

惟子一人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

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馬讀底至齊絕句

則亦有熊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石經于誤予玉裁按此王
堯惠補字之誤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子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漢書谷永傳永對上曰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
心不離王室苟或傳或勤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

不枉王室注引尚書亦作無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易皮裘服

白虎通詩篇尚書曰王釋見其屬者皮冠今文尚書
也

古文尙書撰異卷二十八

段玉裁學

柒書第二十八 周書

說文七篇米部曰柒惡米也从宀比聲周書有柒書玉

裁按各本作柒北聲玉篇廣韻引說文作柒皆誤也北

聲在之咍職德部比聲在脂微皆灰部柒在至韵形誤

作柒古無从宀从北之字經典釋文五經文字皆不誤

今訂正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曰若其不具用祉裨也

陸德明曰又作祉必屢反玉裁謂祉卽柒之或體也周

書有柒書者卽衛包本之費書也周官經雍氏禮記貞

子問今本禮記誤作費得文可證鄭注皆作柒書尙書大傳作鮮晉

今本禮記誤作費得文可證

史記作肸晉書集解曰徐廣云肸一作鮮一作獮駟宋尚書作采宋陳曰尚書作采晉今尚書大傳作鮮晉鮮卽肸字異也王裁按鮮音一讀如斯猶古音如徒故與肸音近蓋許鄭從古文尚書作采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駟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采衛包用貞采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鄆乃又改釋文之采爲費王氏風階曰采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舊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去費伯卒師城郎後并於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分賜季友汝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

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儀禮士喪禮記有柵鄭注古文
柵爲柂此假柂爲柵也今刻儀禮柂誤作柂釋文柂音
祕今說文兵媚切

又按𦨇解猶二字雙聲尙書大傳作𦨇史記作𦨇今文
也史記多從今文許君說文鄭君周禮禮記注作柂此
古文也據史記集解云駟案尙書作柂孔安國曰魯東
郊之地名也然則駟所謂尙書者卽孔本之尙書孔本
經文及傳文皆作柂與許鄭本同明甚天寶三載衛包
乃改爲費耳司馬貞索隱亦云尙書作柂誓柂地名卽
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今索隱單行本柂改爲費而震
澤王氏所錄不誤又如宋世家曰涕索隱云尙書作國

今震澤王氏所錄改爲尙書作驛而單行本不誤凡古書之當參伍㠯求其是如此陸氏尙書音義當有紫字音訓又經開寶中刪改矣紫果在東郊則非季氏之費邑王氏鳳喈辨甚確孔傳與正義皆無說衛包蓋依小司馬陋說改之五經文字米部曰紫周書篇名今文作費此大厤中謂天寶所改爲今文也廣韻五至柴魯東郊地名此用孔傳蓋陸法言元文也可證孔傳不作費玉篇米部紫鄙冀切惡米也此紫字之誤也後人不知更正而於部末補紫紫二字宋人所爲也又按玉篇斐字或是顧野王所據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紫也集韻之排卽紫字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
邾晉徐玉裁按說文邑部邾邾下邑也魯東有邾城史
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
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
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
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竝音舒玉裁
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邾者在魯東切近擊棟相聞故
曰東郊不闢邾魯之閒得有戎者如衛亦有戎州也齊
世家田常執鄫公於徐州徐廣云其字從人陳氏邑索
隱亦說以說文之邾則非也又按前說非也劉氏明

言鄒音徐然則徐之或體作鄒耳徐州之戎說固不易
善敎乃甲冑

說文三篇支部曰敎擇也从支案聲周書曰敎乃甲冑
玉裁按說文网部累从网米聲或从臼作案然則敎字
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彫綸之彫鄭注謂穿徹之
音義略相協

敵乃干

說文三篇支部曰敵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敵乃干
無敢不用

玉裁按弔通也通至也至緻也

備乃弓矢鋸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礪者屬之俗字也唐初本常亦作硃於元應引硃砥皆丹知之

今惟溼舍牿牛馬

說文二篇牛部曰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牿牛馬玉裁按大徐本無溼舍二字李鼎因之小徐本今惟溼牿牛馬無舍字韵會引小徐併無溼字此非轉寫奪去卽叔重當年筆誤也攷鄭注云施牿於牛馬之腳施訓經文之舍也孔傳云大放舍牿牢之牛馬大放舍訓經文惟舍也以今音讀之孔讀舍上聲鄭讀舍去聲舍置此蓋賈杜衛馬鄭本同然者或乃據脫去溼舍二字之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顛倒見

牿許叔重訓爲牛馬牢鄭君則讀爲桎梏之牿正義云

鄭元以牿爲桎牿之牿謂鄭讀牿爲牿而易其字也牿

字漢時蓋惟古文尙書有此字故說古文者或訓爲牛

馬牢或讀爲桎牿大畜六四童牛之牿鄭本作牿九家

及說文作牿未嘗作牿也鄭志洽剛問大畜注云巽爲

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

就足是施牿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牿今

大畜六四施牿於足不審桎牿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

無手以前足當之故以足言之鄭意旣牿之復駁摸敘

靽庶可無傷牛馬

杜乃摸敘乃靽

釋文曰杜本又作斂 周禮雍氏注書柴誓曰斂乃撲
斂乃阱時収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玉裁按正義云杜
撲則賈氏公彥尙書亦作杜也 說文三篇支部曰斂
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斂乃笄 斂釋文徐乃協反又
乃結反玉裁按念聲之字不當切乃結儀禮涅多訓塞
故斂與涅同二字雙聲也

釋文云撲戶化反徐戶覈反按戶覈反音獲獲胡麥切
在二十一麥宋時釋文覈譌作覆集韻乃於一屋曰撲
胡谷切書杜乃撲徐邈讀其因誤不察如此

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
越逐藏復之

按經文言無敢者六惟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間集傳作無敢越逐者誤也

史記魯世家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玉裁按作振者蓋今文尚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各籲暮日嚴祇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下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注云畛或作祇祇振語之轉

我商賚女乃越還不復女則有常刑

釋文云商徐音章按此舊音也仙民謂孔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麻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亦言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亾通

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

今本自虎通
韋皆誤商

後案因徐音釋商

爲表明殊未憭 匡謬正俗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

算料量度爲章估有何義答曰周書采晉云我商賚女

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商音章然

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貢賤

當其大小所堪爾

今本匡謬正俗作費
晉天寶已後所改也

玉裁又按史

漢貨殖傳皆云千章之櫟木千章如淳曰舊將作大匠

主材吏名章曹掾攷百官公卿表將作太匠屬官有東

園主章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此皆謂能度

材爲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卽章度不讀尸羊切
也集韻商諸貞切度也尙書我商賚汝徐邈讀

無敢寇攘

惠氏定字集尙書鄭注十一卷嫁名於宋之王應麟今人多傳抄者其書不無小疵如此篇寇劫取也出詩蕩正義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出爾雅疏今按爾雅釋詁攘仍因也邢疏費晉曰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亾矢曰攘攘音義同施博士讀曰襄邢所引因其亾朱曰攘此出詩蕩正義及史記魯世家集解其下則邢謂也而施博士讀曰襄卽介正釋文之施息羊反也施言者陳博士爲爾雅音邢氏不欲徑用釋文而小變之又昧於漢人注書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其字言讀如前若者皆是擬其音此當言讀如襄不得言讀曰襄也後

案葉惠之誤且曰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一似今
文家作無敢寇棄者不可不辨

喻垣牘稿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荆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知爾僕尚書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

玉裁按峙从止寺聲轉寫者易止爲山耳爾雅釋故峙
具也亦同其義卽說文之倚字也孔云儲峙卽儲倚也
說文食倚候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餽糧按所
引與今本古文尙書不同而音義皆略同說文米部無
糧字而詩大雅以峙其糧王制五十異糧爾雅釋言鄭
箋注皆曰糗糧也大雅又云乃裹餽糧

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棘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共今各本作供衛包所改也釋文共音恭開寶中又改
大字作供此與召諧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惟正之
共同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
戎亦竝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廣曰
一作鮮

猶日陳爾甲胄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
適逃勿敢越逐敬徐廣曰
一作振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
三郊三隨峙爾芻茭糗糧楨棘甲戌築而

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脣舌遂平徐戎定魯王
裁按此篇蓋大史公廳枯錄之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九

段玉裁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南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玉裁按此用今文尚書母佚甫拘也以連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任說異矣

老莊

釋文曰老子亦作鶩玉裁按鶩乃說文鶩字之鶩也

鄭注大司寇職曰書曰王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接周禮釋文作旄宋本岳珂本同汲古閣刻注疏作耄而羣經音辨曰耗老也音耄書王耗荒正據此周禮注也賈氏所據周禮音義作耗與今本異

說文目部眊字下曰虞書耄字从此玉裁按此語極可疑虞書無耄字一疑也耄字不能從眊二疑也蓋从此當作如此虞書當作周書呂刑耄荒或許所據本作眊歟漢書刑法志正作眊荒又引周禮一曰幼弱二曰老眊又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然則眊之可以爲耄明矣此與虞書以紓爲丹朱字一例若商書微子篇亦有耄字鄭孔皆訓耄亂則其

字可作眊與耄古通用也

樂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知施耄皆可從

度作制以詰四方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曰呂侯訓
夏贖荆以詳審詰禁四方 周禮大司寇注書曰王耄
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正義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
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
呂誥四方墨罰之屬于劓罰之屬于膑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東
氏集尚書大傳書云鮮度作制以詰四方丁小雅杰曰

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斂誓史記作貽大傳作鮮角
度作荆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荆以詰四方惠氏
誤聯鮮度爲句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後漢書孝和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李注引書延
于平人無及字民作人

固不寇賊鴟義姦宄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
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竝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
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疑所引用今文甫
小荆而鴟作消

周禮司荆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擣虔併引鄭注
按宄作軌蓋鄭本然也春秋傳史記宄多作軌其無據
義二字恐誤

奪攘

說文文部曰斂強取也周書曰斂攘矯虔尚書大傳周
傳曰降畔寇賊劫略斂攘矯虔者其荆死漢書武帝紀
孟康注引尚書斂攘擣虔玉裁按大傳及孟康今文尚
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本皆作斂
斂奪古通用廣韵十三末斂字下曰古周書曰斂攘矯
虔云古周書者謂天寶目前之周書也此蓋景德祥符
閒重修廣韵之語又按凡失去物謂之奪凡强取謂

之斂經傳中假奪爲斂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簡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言奪去
陸贊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斂斂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矯虔

周禮司刑鄭注作矯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矯虔玉裁按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矯虔吏因乘勢以侵暴庶孟康注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敗壞據虔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唐初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矯擅也假詐也亦舉手也尚

書擣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形擣誣賈
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擣加誣無罪曰誣字從手今皆作
矯也卷廿五又曰說文擣擅也擅稱上命曰擣字體從
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擣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
說文明云擣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
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說皆與說文合自淺人以从
矢爲擣詔正字師古用其說釋武帝紀云擣與矯同其
字從手矯託也小顏與元應同時六書之學乃過於繙
流若此觀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擣誣而今本作
矯呂刑同是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
字皆從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支部作矯恐

皆淺人所改也 又按偽孔傳亦曰擣虔上命而鄭注
尚書乃云擣虔謂撓擾左傳虔剽我邊垂謂劫奪人物
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荆惟作五虐之荆曰法殺戮無赦
繙衣甫荆曰苗民匪用命制以荆惟作五虐之荆曰法
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玉裁按據禮記鄭注民
有惡德卽泯泯棼棼以覆詛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卽罔
有馨香之云也

墨子尙同中篇昔者聖王制爲五荆以治天下逮至有
苗之制五荆以亂天下則此豈荆不善哉用荆則不善
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荆唯

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王裁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尙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尙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折製古通用虐爲殺則未聞

爰始淫爲刑劓

孔傳曰截人耳鼻正義曰刑截人耳劓截人鼻劓栎人陰黥割人面又曰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栎陰黥面又曰鄭玄云刑斷耳劓截鼻栎謂栎破陰黥謂鷄黥人面皆先刑後劓說文引周書刑劓斲斃黥劓當是刑之字誤則

古文尙書作刑劓甚明今本作劓刑恐是衛包改同康誥而釋文先劓後刑則恐是開寶中改從衛本也今更正

又按正義卷二引鄭本劓刑劓刻亦先劓後刑蓋非始於衛包也

劓黥

今本劓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劓爲椓陰術變謂劓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劓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劓字爲椓矣正義亦遺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正義卷二引鄭本尙書劓刑劓刺此篇云刑截人耳劓截人鼻劓椓人陰黥割人面字

皆作剗是其證也其下文又引鄭注标謂标破陰刑亦改剗爲标矣集韵云斲或作标古作剗此合說文解字及尙書新定釋文未改釋文爲此語 玉篇云剗貞角切荆也此本諸尙書也 黯或作剗正義卷二引呂刑如此作

說文三篇戈部曰斲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別劓斲黥玉裁按刑當爲剗字之誤也許所據與鄭本同惟斲从支不从刀爲異

又按正義卷二曰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

句

宅嵎夷爲宅禹

今作

嵎

鐵昧

昧

昧

昧

昧

昧

昧

昧

昧

心腹腎腸曰侵賛

揚

今作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庶刺是鄭注不同也

玉裁按

刑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劓

以來皆昧於正義句法不審其脫去與字轉以廣宮劓
割頭庶刺爲鄭本古文尙書大誤

越茲麗荆并制罔差有辭

小雅往月箋云書曰越茲麗荆并制玉裁按明馬融
本制行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周中子信以覆祖盟

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荆者豈尤亡秦甚矣豈尤之民

涵涵紛紛亾秦之路赤衣比肩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
漢書敘傳涵涵紛紛亦用今文甫荆語古文尙書作泯
泯棼棼泯徐仙民晉民按韓詩或从民民其屬常武思
民舞舞云民民衆兒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與也秦
秋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棼棼按
棼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荆故聞
惟腥

論衡變動篇甫荆曰庶僇辱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
之民被冤枉告無罪於上天也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

凡古文尙書方字今文尙書多作冤

皇帝

因學紀聞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禹刑帝
清問下民無皇字玉裁按伯厚未曉今文尙書名甫刑
者無皇字古文尙書名呂刑者則有皇也此皇帝哀矜
當亦同閭百詩氏曰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
非皇字玉裁按盧氏說誤君帝卽經文之皇帝以君釋
皇也縷言之則當曰皇君也君帝帝堯也孔傳之體於
訓故多省言之又盧氏之前經典釋文曰皇帝皇宜作
君字意欲改經從傳亦屬誤會正義引釋詁皇君也得
傳意矣今通志堂釋文刻本曰君帝君宜作皇字尤爲
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

哀矜庶穀之不享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謹告篇周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玉裁按此今文尙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享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曰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濟齊盟無有嚴威神伸民則不獨其爲嘉

生不降無物以享禱灾荐彝莫蓋其氣顙頷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
無相侵漬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
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
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羣后之遠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玉裁按此三句墨子引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
上近江氏叔溪尚書集注據之移易經文又據正義云
鄭元以皇帝哀矜庶穀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顙頷
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不言皇帝哀矜至鰥寡
無蓋則鄭本必同墨子玉裁謂果爾則釋文正義不廢

無一字道及正義槩括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據據不同又不應據子政經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趙岐注孟子云荀卿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子天不能問民王裁按此今文尙書荀卿也無皇字其有皇字者古文尙書呂刑也今本孟子注疏俗增皇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趙注及曲阜孔氏所刻孟子善本皆無墨子尙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此可證古文呂刑有皇字三國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表記甫荆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玉裁按二字皆作威墨子引亦如是此等皆唐以前不通訓詁者所爲與咎繇暮明畏明威正同表記釋文曰惟威讀者亦依尙書音畏則可知不始於衛包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荆

釋文云馬鄭王皆音憇馬云智也此謂馬鄭王本字作折而讀爲憇又單舉馬說以箸其義也僞孔傳云斷以法則如字 尚書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荆謂有禮然後有荆也 漢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憇民惟荆言制禮以止荆猶堤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憇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玉裁

按摶當作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
鄭本改折作摶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 潛
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荆 四八目曰伯
夷降典制民惟荆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三后成功惟殷子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魯
讀折爲制也 玉裁按古文今文蓋皆作折惟墨子作
哲爲異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
引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墨子尚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
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
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
維荆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
功維殷於民殷一本作假王伯厚漢藝文志
攷引墨子作假

上制百姓于荆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經曰爰制百姓
于荆之衷孔子曰荆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氏鳳喈曰僞孔本爰作士釋爲
皋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
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

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然則此經無皋陶下文命諸侯監
伯夷攝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皋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
而皋陶不見疑其不備送妄改以就其說非也玉裁謂
作爰作東者今文尚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尚書也未
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皋陶不在三后之
數賜之所以恥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篇尙書曰以教祇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义于民彝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

表記甫荆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荆之迪

繙衣甫荆曰播荆之不迪注不行字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荆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斲制五荆以亂無事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解于罰乃絕厥世王曰烏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昌之推移陰陽

爲其變度自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玉裁按于民作乎人俾作假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裨傳攷異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誤俾今本我一日古文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僞孔傳俾我句絕楊賜假我一日爲句乖異不同如此

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子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鳳喈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

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
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玉裁按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八字作祇事不怠四字祇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
今文尙書之駁異如此僞古文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就
祇事不怠演之

又按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又曰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則知祇事不怠櫟梧之
畧耳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緇衣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襄十三年左氏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

釋文馬作于于於也玉裁接於音烏歎晉于訓於有兩
義而音分焉晉助則衣魚切歎晉則哀都切今音如此
分別古音不余也 墨子尙賢下篇作於

有邦有士告爾詳刑

周禮大宰注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兩正
義皆云詳審 漢書敘傳威實輔德荆亦助教季世不
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荆之理周書呂刑

曰告爾詳刑 後漢書劉愬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尙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

察單辭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冤存恤孤寡 王仲宣從

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尙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

詳刑 玉裁按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

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

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徑改作祥如鳥讀爲島後

徑改作島非也今更正 又按史記周本紀作祥者淺

人所改也 尚書釋文當有分別孔鄭之語而開寶中

刪之

邦史記作國凡今文尙書多作國凡古文尙書多作邦
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尙賢下篇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
國有土告文訟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
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
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玉裁按訟刑公刑也古訟
公通用言人當是吉人之謗謂何擇非吉人乎冢上苗
民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王孔之注
乃皮傳史記何居非其宜爲說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
尙書之駁異非以空訓及也

潛夫論本政篇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周書小開篇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此違周書文也明注文盛刊本不誤而俗本妄改爲呂刑篇致有摭爲呂刑佚句者

兩道具備師聽五辭

史記兩道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玉裁按作遭者今文尙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造證之史記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尙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憚

漢書王尊傳曰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事也按造獄事未知

見何篇姑記於此

五辭篤學正于五刑五刑不篤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字周本紀作信以故訓字代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釋文曰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賄也玉裁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此二者疵之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閒也來求字異訓同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恒

哉其審核之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益古文尙書作克今文尙書作核也克當爲核之假借僞孔訓能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讐字有衆恠貌有稽

說文十三篇糸部云繩施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繩有稽玉裁按繩之本訓爲旄絲旄牛尾絲也尙書本作繩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諱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尙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尙書則多從安國已下

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
惟貌有異解也近來株守說文者大略皆如說糊淫于
家爲私姦服舍之比矣

周本紀惟訊有稽此今文尙書也集解引孔安國惟案
其貌之云如風馬牛不相及或謂說古文家何不讀爲
訊而讀爲貌也曰訊與籀音絕不類今文與古文或彼
此絕異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非謂以伏生尙書讀之也謂以今字攝其假
借之法故訓之理漢書作以今文字讀之學者可以無
惑矣

無備不聽具嚴天威

周本紀聽作疑此今文尙書之異具作共則故訓也具訓俱俱訓共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閭實其罪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鉞十一各本無一今補鉞二十五分鉞各本無鉞今補之十三也从金辱聲周禮曰量三鉞北方俗本此下有以字小徐及六書故無二十兩爲三各本無三依鉞又曰鑊亦各本東原先生補無亦鉞也周書曰罰百鍰周小徐本誤虞

玉裁按今文尙書作率或作遷或作饑古文尙書作鑊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尙書也徐廣曰率曾刪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遷攷漢書蕭望之傳曰南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遷之品尙書大傳曰一

餕六兩率與遷餕皆雙聲今刻尚書大傳作餕者誤也
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
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錢餕者率也一率十一銖廿
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錢爲三斤第元以爲古之率多作
餕王裁按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作率古文尚書
作餕今文尚書說率重六兩古文尚書說餕重十一銖
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異也古文家說餕卽
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云賈逵說俗儒以
餕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卽大傳之一餕六兩也
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餕此用今文尚書說說古
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書說謂餕卽考工

記之鈸字馬注考工記曰鈸量名當與呂刑鑊同

見周書正義

本紀索隱此許謂鑊卽鈸之所本也

釋文引說文鑊六鈸也向疑六字牴耳六書故引獨本李易冰廣說文曰鑊六鈸也又知古本有如此者蓋六乃亦字之誤謂尙書之鑊亦卽考工記之鈸也

又說文北方二十兩爲三鈸北方上當有一日二字此

別一義也

鄭君尙書注云鑊六兩也此見釋文而集鄭注者皆不採其故以釋文下文有云賈逵說俗儒以鈸重六兩俗儒謂歐陽夏侯也謂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王注書之用歐陽夏侯說者多矣鄭注尙書大傳云死罪

出鐵三百七十五斤卽六兩之說

釋文云爾雅說鎔六兩者謂小爾雅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鉛鉛謂之鎔按以考工記之鉛古文尚書之鎔聯合爲一此出於馬季長於此可證小爾雅之僞

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鉛重六兩

此鉛當是鎔之誤賈逵說古文

尚書語也周官劍重九鉛俗儒近是按馬云鎔卽鉛故引周

官以明歐陽夏侯六兩說是也鄭司農注治氏云鉛讀

如刷如字俗本作爲字誤應劭注蕭何之傳遷音刷按鉛準選鑄

四字雙聲則鎔讀書還切而爲一字但季長始爲是說

前此未嘗爾也

小顏注蕭望之傳云選字本作鈚鈚卽緩也其重十一
銖廿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按張敞自用今文家
六兩說不當兼用古文家十一銖有零說爲之注且選
字本作鈚鈚卽緩也此乃依馬融說牽合非漢書本作
鈚也

馬注蓋兼用古今二說故釋文兼引之

戴先生說鈚當爲六兩緩當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呂刑字當作鈚說詳考工記圖

刺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尚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酌
酒之灑卽倍塗也徐廣曰灑一作捷五倍曰捷玉裁按

五倍曰蓰此本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疊孟子之倍蓰
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歌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
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
於十而曰五倍凡說也史記劓臍二項蓋本皆作倍灑
與古文異後人於臍改從古文作疊而劓則仍其舊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凡古文尙書荆字今文尙書作臍史記周本紀臍辟疑
赦臍罰之屬五百尙書大傳虞夏傳唐虞象刑墨者劓
者臍者犯大辟者周傳甫荆其荆臍其荆宮其荆劓其
荆墨其荆死漢書刑法志臍罰之屬五百白虎通臍辟
之屬五百公羊疏引元命包臍辟之屬五百攷周禮司

荆注及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臖作刖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臖爲荆呂荆有荆周改荆爲刖亦見公羊疏鄭云皋陶

改臖爲荆呂荆有荆者此據古文尙書言之云周改荆爲刖者此據周禮司荆言之臖者白虎通云脫其臖也荆說文作蹠云臖也刖說文作臖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臖與荆異制荆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臖爲荆謂改其制云周改荆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旣改臖爲荆夏荆用之不識今文尙書何以作臖字蓋賓聲非聲相關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臖字失其實也

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錞閭實其罪

六百辟本紀作五百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閭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荆罰之屬三千

周本紀荆作臘 漢書刑法志穆王命甫侯度時作荆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臘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荆之屬三千 虎通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臘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玉裁按班用今文尚書作臘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荆辟者淺人以

古文尙書改之也觀上文皆作臘可證下文臘者脫其
臘也俗本亦改爲腓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皆
不誤公羊春秋襄廿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
各千臘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
爲五荆罪次三千玉裁按此與今文尙書合周禮司
荆注云周改臘作刖夏荆大辟二百臘辟三百宮辟五
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荆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
夏荆以下據呂荆而言呂荆腓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
云臘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荆爲正
玉裁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臘鄭意謂夏荆實
用臘至周乃改荆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

耳與駁異義不符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爾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箇師聽五辭五辭箇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臘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臘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
曰甫刑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
適輕下服下荆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上犯挾輕下荆適重章
懷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荆適輕下服下荆適重上服
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
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玉裁按愷所用
今文尚書也以策字隸多爲笑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
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荀卿正論篇荆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後漢書應劭傳駁陳忠涪尹次史玉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卿王制篇曰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侵折獄惟良折獄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

非死倭極于病倭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倭之鬼接
果喪其田倭田爲韵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
於民遠於倭民倭爲韵左氏春秋倭夫公羊作年夫此
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曰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徐幹中論賞罰篇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不可以
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曰
非在中察辭於差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對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
贊曰于定國父子哀矜哲獄　玉裁按矜鯀古同音互

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
非也應劭曰哲智也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
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啓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
折獄疑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爲敬而衛包因依傳改
經耳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封兩荆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獄貨非寶惟府奉功

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詩天保靈臺傳

采蘋七月築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執宮公定本誤作
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遺改者

報以庶尤

說文三篇言部曰說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說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報以
庶說今未檢得出何書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
在于天下王曰烏呼嗣孫今往何豈非德于民之中尙明
聽之哉哲人惟刑無體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詳荆

詳荆見前

魏三體石經遺字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
所載者名曰左傳實有尚書五刑惟灤罰非死其差人
兩井寶在命天皆呂刑之文也刑作剗者古文假借亂
作𠀤兩作剗死作𠙴皆見說文剗作𠀤羞作剗則未詳